

吉光片羽

腊月抒怀

□王骁

乡愁萦绕远去的岁月，经历串起人生的过往；腊月的记忆深刻，腊月的乡情浓郁。

腊月是辞旧迎新的时段，也是令人回望和感念的月份。

北方的腊月，寒风凛冽、冰天雪地。但腊月的路上涌动春运的暖流，上演流动的风景。那些为此忙碌的人，被称为“运送春天的人”；那些奔波在路上的人，被称作“回家”的人。一列列驰骋在大地上的火车，被称作“开往春天的列车”。

腊月是最接近春天的月份，虽然这个时候草木枯黄，大地萧条，但它已进入了季节的深处、寒冷的极处。一如深夜临近黎明，晨光将要重现；一如江河开始解冻，坚冰即将融化，哲学意义上的量变到质变。

腊月的路上，奔涌着生活的潮流，飘摇着人间的烟火，散发着美食的香气，传递着人间的亲情……

腊月绽放的花叫梅花，千里冰封不畏寒，临风含玉吐芳华；腊月纳福的花叫窗花，开在家家户户的窗口，可谓“银蛇摆尾送吉祥，骏马扬蹄迎春光”；腊月飘扬的花叫雪花，潇潇洒洒漫山野，晶莹剔透润万物。

腊月的人们最热情。喜悦洋溢在脸上，祝福怀揣在心中。在人们期盼的心里，一个大地回暖、万物复苏、声势浩大的春天即将到来。

腊月的人们最忙碌。记得小时候在故乡，一到腊月，村子里的人家就陆续开始扫房子、糊顶棚、赶年集、购年货、磨豆腐、蒸花馍、扎灯笼、贴春联、祭

祖先、备社火……所有这些都与“年”相关的习俗，都在腊月里呈现。

对于离乡已久的人来说，到了腊月，回家的打算便萦绕心头，亲切的问候就挂在嘴边。在外工作、打工的人，辛苦了一年，心里期待着与家人团圆。这时候，人们筹备新年的礼物、谋划过年的行程、抢购回家的车票……既忙碌又激动。思念的情怀浓郁，团圆的期盼热切。因此，有钱没钱，也要回家过年；有闲没闲，也想回家团圆。春节的习俗，生生不息，历久弥新；亲情的呼唤，真真切切，穿越万水千山。

在故乡，谁家若有在外工作的人，便会有乡亲们问：你家某某过年回来吗？亲切地唤你的乳名，热切地探问你的行程。在腊月，这是亲情的问候，友爱的习惯。那些被问到的人，就会感到被人记住的温暖，内心生出“悠悠天宇旷，切切故乡情”的感慨。

若是在城里、在单位，人们见了面，便会说：过年回家吗？明明你在城里有个小家，但那个被问起的“家”，一定是父母所在的“家”，是亲情团聚、其乐融融的地方。这时，你会觉得，在人们的心里，“家”的概念升华、放大了，更有文化内涵和乡愁意义了。

人生是一段短暂且漫长的旅程，如果把一年看作365公里路，那么腊月便是一年里最后30余公里。在这最后的旅程中，寒冬褪去厚厚的盔甲，春光乍见俊俏的风姿。一切困惑和失意、烦恼和遗憾，也将烟消云散。年轮将会闭环，岁月将被重启。

“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；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……”人们默吟时令民谚，内心升起一个阳光明媚、绿意盎然的春天！

雪泥鸿爪

一夜北风紧

□张君燕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回，一夜大雪后，贾府大观园的姐妹们聚在芦雪庵起诗社，众姐妹要王熙凤为即景联诗起个头。王熙凤虽不识字，倒也不扭捏，笑道：“想下雪必刮北风，我有一句，就是‘一夜北风紧’。”众人听了，赞道：“这句虽粗，不见底下的，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，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。”

如王熙凤自己所说，这是一句“粗话”，也就是大白话，平易通俗，缺少文雅的诗意。的确，与大观园里才女们的锦心绣口比起来，凤姐的这句甚至算不上诗，也因此被许多读者当作凤姐“粗俗”的佐证。其实，“粗”也好，“俗”也罢，要说“粗俗”就言重了。凤姐聪明、泼辣，所谓抛砖引玉，有了凤姐的“粗”，才能铺陈出才女们的文采，由这个平淡的开头引出广阔的景象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”“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”“一夜北风吹裂屋，石楼无耳不曾闻”……大雪将落之时，必是要刮北风的。凤姐可能不是优秀的诗人，但一定是一位洞察世事的生活家。冬日常见北风，再加一个“紧”字，大风裹挟着的寒冷便袭来。

这样的环境，让人无端地联想起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情节。也是在一个夜里，“那雪正下得紧”，林冲想要喝酒御寒，就外出买酒，“踏着碎琼乱玉”“背着北风而行”。归来看到草厅被雪压塌，遂到山神庙暂避，又用一块石头挡住庙门，把风雪阻隔在外。于是阴差阳错，躲过一劫，还听到了门外陆谦等人的谈话，得知自己被陷害的真相。

鲁迅先生曾说，这个“紧”字

极具神韵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“风大雪紧”，才有了后面一环扣一环的故事。读者在风雪营造出的紧张、悲壮的气氛中，恐怕也揪着一颗心，为林冲的命运而担忧。那一夜，林冲因一场风雪走进了自己的江湖。

年少时，外公带我去剧院看过一场歌剧《白毛女》。当时年龄小，不太明白故事的主题及其表现出的意义，只是被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。印象尤其深刻的是《北风吹》这个唱段：北风吹，雪花飘，雪花飘飘年来到。风卷雪花在门外，风打着门来门自开。我盼爹爹快回家，欢欢喜喜过个年……本来是温馨感人的画面，却因为黄世仁的逼债，变成了一场悲剧。当时，我看得饱含泪水、愤恨不已。北风不仅吹乱了舞台上的雪花，同时吹乱的，还有一颗憧憬美好的童心。时隔几十年，听到“北风吹”这三个字，心脏还是会没来由地一阵微疼。

某日与父亲聊起凤姐的“一夜北风紧”，母亲突然问：“这个凤姐是不是个厉害人物，掌管着整个家族？”我吃惊地点头，母亲不识字，自然更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。母亲解释说：“你想啊，贾府深宅大院，熟睡的人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动静。能听到一夜北风的人，肯定是日夜操劳、心里装着事的人啊！”

母亲的话让我想起小时候无数个清晨，看到院子里一滩滩水渍，好奇地问父母：“昨晚下雨了吗？”“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，凌晨四五点钟才停。”母亲回答。当时我还纳闷儿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呢？现在想来，那时年少无忧无虑，一觉酣睡到天亮，雨疏风骤都与自己无关。而父母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、规划，晚上自然睡不踏实——听到风声，会惦记着衣服收了吗？已经结了穗的庄稼会不会被风雨打得七零八落？雨后道路泥泞，会影响出工吗？凤姐也是如此，不管是不是机关算尽，她一定是在为整个贾府操劳。

一句“一夜北风紧”，让我在多年后懂得了父母。

心灵物语

雪落如诗

□程中学

一进入冬天，最盼的就是雪。雪似故人来，雪落如诗，每一场雪的生命之旅，都是那样浪漫而纯情，如诗如画，令人如痴如醉。

看吧，雪一来，如老朋友一般，我定是相迎而出，热情相拥。“不管你什么时候来，我都会晶莹剔透地去迎你……”冬日的院落，象征生命的绿意已杳无踪迹，沉寂而萧瑟。此时，雪精灵如诗降落，纷纷扬扬，使这个方寸之地立即活泛起来。门内的人，笑着雪花诗意地栖居在院中已掉光叶子的果树上，笑着枯木渐变琼枝；门外的我，仰着脸，任片片雪花诗意地抚摸，倾心相向，坦诚相待。慢慢感受雪融化成水贴在我的脸上，渐渐渗入我心里，像融化的诗句流淌进我的骨血里一样，使我瞬间抛开一切烦恼杂念，整个人也在洁白的世界里升华，诗意而优雅，淡定且从容。

下雪，应该是属于冬天的小惊喜。我知道，在音乐家的眼中，片片雪花定似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活泼可爱，充满灵性；在画家的手中，雪中的院落定是一幅雅致的丹青；在情侣的眼里，片片飞花当是世间最美丽的嫁娘，以一己之躯亲自为大地铺上洁白的婚纱……在我的眼里，每一片正在降落的雪花都充满浪漫的诗意，雪落的世界里，诗意芬芳，如梦如幻。

如果你不信，请走出户外，面对一个瑞雪纷飞的世界，你是否行走在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的诗意与感慨中？沉醉在“落尽琼花天不惜，封它梅蕊玉无香”的诗句里？有着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恰似飞鸿踏雪泥”的领悟？因此也有了“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”的情思？爱上“最爱东山晴后雪，软红光里涌银山”的绝美之景？有了“雪月最相宜，梅雪都清绝”的情怀，浪漫且随性？再看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你是否一样豪情万丈，壮志凌云？

当我站在生命的高度，看世间铺满了热忱的、美到令人窒息白雪，如玉般洁净与纯粹，冷寂的心顿生敬畏——苍茫的人世间在这雪落时分，有一种圣洁盈满时空，让你顿生敬意，不忍践踏裹挟。对我而言，每一朵雪花都是光阴的碎片，雪落成诗，随心随性，一如我行走的脚步，在每一个日日夜夜积累成的生命诗篇。

心香一瓣

寒冬心暖

□崔军峰

“我把挡风被的车把套缝好了，今天骑车，手不冷了吧？”妻子关切地问道。“不冷，我还戴了手套呢，一点儿风都进不来。”我笑着回答。

立冬前，妻子就早早帮我给电动车套上了挡风被。她说：“天气冷了，你不再是年轻小伙儿，可不能冻着了。”昨天，她发现车把套裂了一道口子，晚上就拿起针线，一针一线地把它缝好。看着她那认真的样子，我不由想得起母亲，儿时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织毛衣毛裤的光景，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。

这几年，妻子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和孩子。每年冬天，她都会提前为我们准备好过冬的衣物。

尽管我说：“衣服太多了，穿不完，根本穿不完。”但妻子依然年年添置，她买回新衣裳时，总是笑着说：“这是加厚的新款，穿上肯定暖和，赶快试试，不合身了我直接退换。”我也只好依着她先试试再说，不能辜负她的一片心意。她给我买的保暖内衣，膝盖处加了绒，穿在身上保暖舒适，膝盖再也不冷了。她买的过冬帽子，暖和时尚，同事看见了，也照我的款式买了一顶。

“下周要降温了，记得把你的加绒卫衣和加绒裤子都穿上。”妻子像叮嘱孩子一样叮嘱我。我笑着答应，心里却是满满的幸福。

腊月的清晨，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。我穿上妻子准备的全套防寒衣物出门去上班，虽然风是冷冰冰的，但我的身体暖烘烘的，心里更是暖洋洋的。

墨池吟

冬柳

□燕呢喃

风似剪刀过树梢，
枝头不见绿丝绦。
藤条如发迎风摆，
近柳远山试比高。

